



斷片的回憶

曙天著

北 新 書 局 印 行

斷片的回憶

曙 天 女 士 著

一九二七年六月初版

一九二八年四月再版

實價二角

著者

吳曙天

發行者

上海五馬路
北新書局
棋盤街口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斷片的回憶小序

衣萍

就在「孫老頭兒」伏園兄編京報副刊的那年，曙天寫她的「斷片的回憶」，原因是給京報副刊充篇幅罷。但寫了不久也就停筆了。北新書局的老板李小峯兄把這些短文集成付印，好意是極可感的。但曙天說：「這些文章那有出版的價值呢？」

是的，就是我，也不敢說，曙天這些文章有怎樣偉大的價值。但如果著作和出版不是少數什麼「藏之名山」或「傳之百世」的「不朽家」的專利品，我相信一切的平凡人都可以自由地發表個人的平凡의思想和情感，只要他的思想和情感不是說謊和欺騙，雖然現代世間最歡迎的還是那些說謊和欺騙的誇大狂的胡寫。

回憶是甜蜜的，法朗西（Anatole France）曾這樣說過。

在曙天的過去的二十餘年的生命中，一半是給

那纏綿的疾病消磨掉了。疾病毀滅了甜蜜，然而她似乎已經忘記了疾病的苦辛，疾病訓練了他的心靈。使他寧靜地，愉快地，忍耐地度過這病裏的人生。

真的，在曙天的回憶裏，沒有怨尤，沒有咀咒，她安閒地把她過去的生命，寧靜地表現出來，正如一幅幅樸素的 sketch，使我們能從這些斷片的 sketch 中，看出她的悠雅的高潔的人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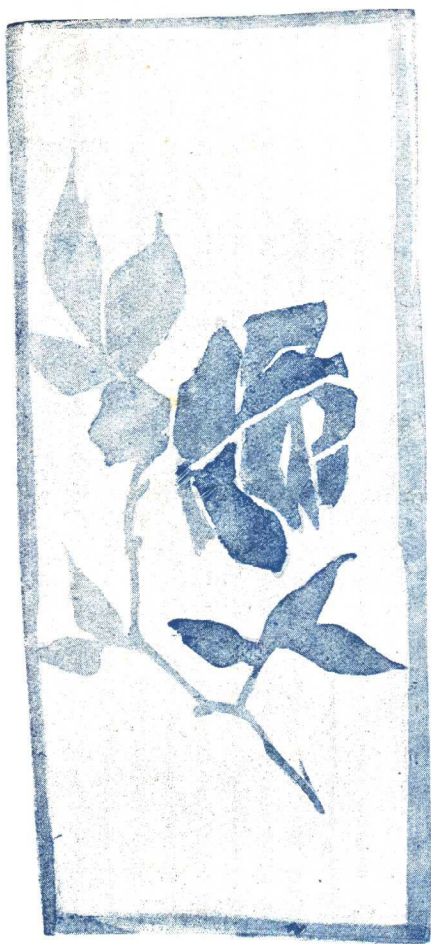
一個朋友談起在文壇上頗負盛名的某女士的作品說，「如果中國全國的女學生，合起來，開一個成績展覽會，那麼，某女士的作品，當然是很好的了。但如果說到文學，哈，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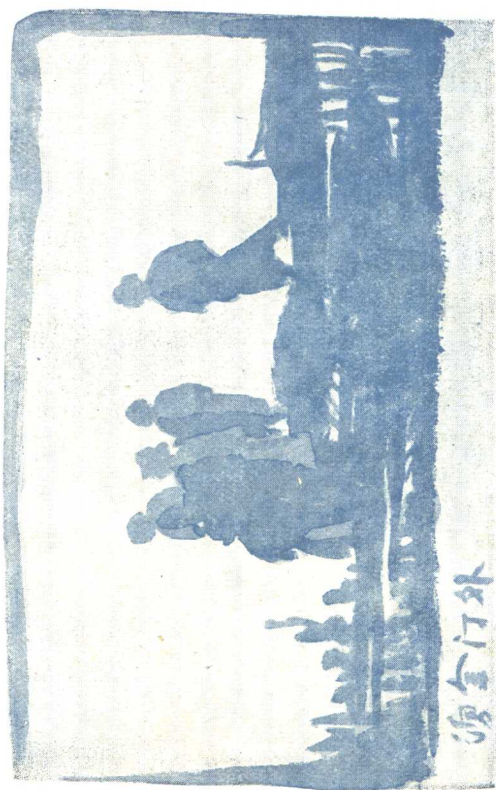
當然的，曙天的作品也算不得什麼文學，但現在只當作一種成績品而陳列出來，（我並不敢說是很好的。）或者大量的朋友們，總可以許可的罷。

我就把這些平凡的幾句話來做她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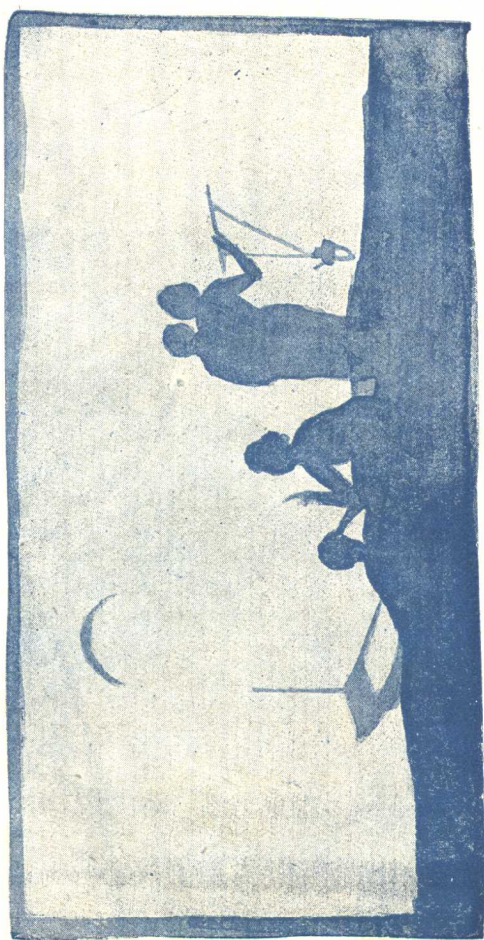
衣萍，大熱之日，寫於上海灘上。







外門金源





目 錄

(一) 夢裏的西湖	一
(二) 一朵紅花	四
(三) 騎驢	六
(四) 訪魯迅先生	九
(五) S哥和老鼠	一三
(六) 雨天	一四
(七) 釣雨	一六
(八) 黃昏	一九
(九) 病的煩惱	二二
(十) 青梅與紅葉	二五
(十一) 晨光社	二七
(十二) 除夕	二九
(十三) 草地	三二

附 錄

(一) 野馬	三六
(二) 上午	三七
(三) 想像的繪畫教授	四〇

斷片的回憶

瞿天女士

(一)夢裏的西湖

波淡淡，

水溶溶，

一隻小艇搖曳任東西。

我想起我愛的西湖來了。

我愛我的西湖，我也愛我的杭州。然而我不能
不從風景清麗的江南遷移到灰塵滿地的北方來。

這是爲了什麼原因呢？我不知道，也許我的上
帝也不知道罷。

我到北地來了，我忘記了我來了已經有幾個
月。我仍舊像小孩一般的，不惱，不煩，不悲，不
愁地度着這荒涼寂寞的日子。我愛看小說，我愛嘗
酸辣的蔬菜，我愛嗅花露水的香味，我也愛喝熱沸
了的濃茶。這都是我在江南沒有的癖性。

白雪融融，嚴冬去了，我初次接見這北地的春
天。

我住在臨河的小齋裏。

我走出小齋，站在臨河的石級上。我望見水面的萍藻，我也望見萍藻中間的遊魚。

這彷彿是西湖的景象吧。我想。

沿着河濱走去，貪看野外的風光，走到夕陽西落。金鱗的紅霞，幾隻小鳥急忙的飛向歸途，樹梢上的浮光，也慢慢地退散，終於不見了爲止。

晚風吹來，我覺得春寒還重。

我又想起西湖，迎風歸來，我做了一晚西湖的夢。

我夢見美麗的西湖——彷彿是：朱，紅，黃，綠間隔的樹葉，黃豆似的草原，傍晚的艷紫色的山和日間的清明異常的水和天，我坐了一葉的扁舟，在湖中飄蕩。

我的C妹妹在我的身傍。

『我要築一楹精舍，在西湖裏。』我笑着說向我的C妹。

『好呵！我想，那精舍的旁邊，栽滿了青青垂

柳，環柳的外圍，接着是清清的河流。我們倆兒，住在一起。」

『房間要怎樣分配呢？』我問。

『你的臥房的旁邊，接着是我的臥房。接着兩間小室兒，一間是我的書室，一間是你的書室。』

『還有客廳呢？』我又問。

『在書室的前面吧。』

『還有膳室呢？』

『在客廳的左面吧。』

『這樣，什麼都完全了。』我微笑着說。

『兩個房間分開也太麻煩了，不如兩個併在一起吧。』

『也好的，只是要擺兩張床。』

我醒了，我清清楚楚地記得夢中的C妹是這樣和我談話的，我想起我們那時小女兒們的情景。然而我幾時再看見我的C妹呢？

醒來燈未滅，

心事和誰說？

(二) 一朵紅花

彷彿是首夏初晴，我和H妹在花園中散步。

站在數朵紅花前，我慢慢地捧着一朵盛開的花
默語了，『好美麗的花冠呀！』

H妹笑着站在一旁。

我愛這美麗的紅花，然而我不知道伊叫什麼名
字。

『W姊，我摘下這些紅花，戴在你的襟上吧！
你的衣服太素了，我給你一個點綴。』H妹究竟還
是愛紅愛綠的小孩呀，伊厭惡我的素淨的衣裳。

我愛這美麗的紅花，但是我不願將伊戴在襟
上。』我說。

H妹是怎樣頑皮而殘忍呀，可愛的紅花已經分
離了伊的故枝，拘束在H妹的手裏。

然而我終不願將紅花戴在襟上！

我將紅花從H妹的手裏拿來。

『怎樣處置這朵紅花呢？』

『讓我帶回家吧，供在瓶裏。』我說。

我的房裏沒有幾本書，然而壁上全掛着我愛的名畫。

我的桌上擺着一個黃色的空瓶。

我想起來了，當S哥將這瓶給我的時候，他說，『我送這瓶給你養花，你可對着寫生。』

然而我終不忍將鮮花從枝頭採下，插在瓶裏！

所以這瓶總是空着，從S哥送我以後。

可憐而又可愛的紅花呵，這也是你的一點姻緣，你的生命終要歸宿在我的空瓶裏。

早晨起來，頭上散亂的髮還沒有梳洗呢，我便把瓶裏的紅花，擺在那纔從黑夜手裏逃來的陽光底下。

我知道早晨的陽光是微弱而溫和的，他一定能給我的可憐的紅花康健和鮮明。

正午，我從學校回家，又把紅花從陽光底下搬在房裏。

當我讀書微倦的時候，我凝視着這驕艷無言的紅花，把我的滿腔心事，暗暗向着伊說。

伊回答我的是沉默，是和諧與安靜的沉默。

在不眠的長夜中，在寂寞的燈光下，伊告訴了我許多悲哀和空虛的神秘。

然而伊萎了，在伊插在瓶中十日以後。

我沒有流淚，也不覺得悲傷，在寂寞的長夜中，我悟澈了世間一切的悲哀和空虛，一朵紅花萎了，我不能再看見伊的影子，但我總忘不了伊告我的悲哀和空虛的神秘。

(二) 騎驢

我忽然又到了北京來了。當我從家中動身的時候，南邊的朋友，整天的寫信催着我。

『到上海來吧！』杭州的朋友都到上海去了，於是也希望我能去。

上海是朋友最多的地方，但有那種匆匆忙忙的聲音，那種遲重的拖鞋的聲音，夜中的喧嘩的聲音，和那種五光十色的電燈。我知道我的視官和聽官，彷彿要對我宣告干涉，獨立了。我想。